

对镜起舞

朱滢莹 著



在漫无边际地游荡，马吹回想那天

的每个细节都那么奇怪。他为什么

跑到已经变成臭水沟的护城河边，

他为什么去追那么普通的一个蝴蝶，

他为什么突然开始怀疑脚下的泥土

并一直跑到那水潭边说他不能解释。



对镜起舞

朱滢莹 著

河北教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镜起舞/朱滢莹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

ISBN 7-5434-3634-5

I.对… II.朱…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576 号

书 名	对镜起舞
作 者	朱滢莹
责任编辑	王 芳
装帧设计	慈立群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3634-5/I·495
定 价	14.1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与动物的缘分在三岁时便已结下。鸭子、鹦鹉、松鼠、猫、狗、兔、金丝熊……甚至于蝙蝠，都曾是我朝夕相伴的朋友。三岁，眼神与小鸭子一样澄明。

(1981年春，妈妈摄影)

拥有这副鬼机灵表情之前的某一年，我曾写了一首让老爸大加赞许的“诗”，春风姐姐和蝴蝶之类。少年时写作的动力也许是来自老爸的过奖？

(1984年春，妈妈摄影)





绿色，是一种“坚守”的颜色，在万般浮华之下，绿站成一种精神。二十年正正经经经历过两次军人生活。绿教会了我许多，我不敢说爬了四天匍匐就懂得了什么，至少我会把“坚守”铭记心间。

(1989年春于少年炮校)



那是写《我喜欢异想天开》得全国小学生作文比赛三等奖的年纪，确实连在梦里都在异想天开。

(1987年春，妈妈摄影)



不停地写科幻小说的年纪,从《神秘奇舰》、《SO 计划》、《望天》、《拯救地球》、《少年城》(这些习作曾在同学中风行一时地传阅)到《杰烈王朝》,幻想漫无边际的延展。

(1992 年春,妈妈摄影)



这是高三去北京广播学院考专业课时。一关关考过去,专业成绩不错,高考又获北京文科女生第八名。就这么考上了大学。从此,难得再有如此明丽的灿笑。长大就这么简单。

(1997 年春,妈妈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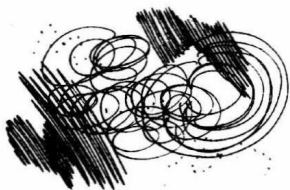


很多人以为这是我哥哥,并说“他”很“酷”。

(1998年9月歌子摄)



这是我妈妈,我一生最爱。



序

王亚民

光阴匆匆，眨眼功夫，已到了写序的年龄，一来惊觉，已入不惑之年，确有孔子所言“逝者如斯”之感；二来写序之事，本是前贤硕儒、德高望重者所为，非我辈下笔涂鸦所能承担了的。前些日子，滢莹约我为她的小说集作序，踌躇再三，好在她幼小时我就见过，后来看得她由小学、中学及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学，渐渐长成，出落成一个端庄而有才气的大女孩，作品又很有些出手不凡之处，值得鼓励策勉，便写了这篇序文。

滢莹小时，不爱摆弄蝴蝶结一类的花俏物品，偏偏喜爱书籍，认不了一些字，就开始咿咿呀呀即兴吟上几句。对音乐的感觉也是异常敏感的，不论她正在干什么，只要乐声一起，她立即和上韵律手舞足蹈，毫不迟涩。我记得那时候，几岁的她和她妈妈住在省文化厅一栋筒子楼里，房间不进阳光，屋内很暗，白天看书、弹古筝也要点灯。因了这种昏暗环境，她可能像安徒生那样更渴望得到阳光，得到光明，得到一种在黑暗中苦苦挣扎而灿烂亮丽的胸怀。她的母亲在艰难清苦的条件下执著坚忍地精心呵护教养



她，让她的宝贝女儿生活在书籍、图画和音乐的滋养之中。当滢莹掀开童话的每一页、科幻的每一章，她总是想像灰姑娘那样翔飞世界，她几乎可以用写作或音乐的方式表现她脑海中出现的所有想法。她曾用纤秀的小手弹奏过曲式复杂难度较大的古筝曲《战台风》、《秦桑曲》；也曾因为和童年好友们在课堂上传阅她和他们轮流执笔的小说而被小学老师惩戒罚过站。这几个很优秀的孩子就那样在二楼的廊台上罚站成一排，心底的创作欲望仍一闪一闪熠熠辉耀。一年一年过去了，优秀的依然优秀或更加优秀，而痴迷不肯罢笔废耕的只剩滢莹一人了。

虽然，滢莹似乎从未对她自小缺少窗牖那一缕阳光和自己为写作付出的努力而感到遗憾，但她写就的一摞摞成熟的、稚嫩的、细腻的、粗犷的、理性的、感性的稿件，就是她融入阳光后心灵的遍历和成长的足迹。读着滢莹的文字，感到滢莹是纯净的，因为她是穿着淡黄色衣裙从黑色帷幕中走出来的小女孩，如梦如烟夹杂隐痛的往事里，有一条涓涓流过的小溪，小溪的两岸，野花遍野，茵茵青草映衬着她的明媚。她从梦里一路寻来，掬一捧清冽的溪水，甘甜顿时渗进她的血脉，她的文字便流溢一种圆润，一种对自然和社会的关爱。

滢莹又是忧郁关世的，中学时就写下《神秘奇舰》、《望天》、《拯救地球》……这些幻想蕴示了一份成熟和对人类命运对宇宙生存环境的关注和探寻。多梦的年龄，朦胧心悸的“爱情”也开始在心底浮动，花开花谢，水流云起是他，星光灿然，夕阳朝晖是他。他究竟是谁？他是水中月、雾中花。为他，滢莹笔耕不辍，在文字中寻找着期望，在文字中实现着梦想；为他，滢莹可以剪去长发，却留下深深的惦记和牵挂。这一份情愫便成了滢莹花季岁月里，

最为珍惜、精心呵护的记忆。

滢莹还是一个耽于哲思的女孩,世事万象,没有更多亲历却不乏阅历和洞析力;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她体验不深但极为敏感。她的正直坦诚嫉恶如仇使她有时偶成激越长啸的小斗士,甚至有言辞偏激的时候……她还没有更多坎坎坷坷的人生体验,但敏锐多思也使她手中的笔锋初露飞扬流畅文字下的犀利,作品中多一层对人生终极的追问和深思。据说卡夫卡的社会经历也很简单,远远不能和歌德、雨果、托尔斯泰相比,但一样也能写像《城堡》、《变形记》一样不朽的世界名著。当然滢莹不是卡夫卡,也许她没读过卡夫卡的作品,但她的《囚鸟》、《冷宫》与《城堡》、《对镜起舞》、《那一日,我是蚁王》、《奔跑在城市丛林中的猪》等,与《城堡》、《变形记》的寓意,又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人自坠地之后,就自然会对某些问题提出质问: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为什么是我?(这是滢莹少年时便反复拷问的)人的生活价值又在何处体现?诸此问题,不仅儒家在探究,基督教、佛教又何曾不在研究、探索这个终极命题。基督教主张原罪说,佛教则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坠入生老病死的苦难里,儒家因为不知生,焉知死,所以对生死问题尽量不谈,提出的人生价值则在舍身成仁、兼济天下。滢莹也许不懂这些高深的玄理,但她在作品里,将自己童年时代、中学时代、大学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视为着了魔的、梦一般变幻着的世界。她模糊地看到了“回归之途”,思考着现实生活中各式各样无所不在的“囚”的现象,希冀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在纷纷的“鲫鱼过江”中,富于哲理的风格、忠于细节的现实主义作为平衡因素在文字中出现,是强烈的内心自然对那种迷恋梦幻和童年倾向的反抗。在她的笔下,那些一团乱麻似的最



神秘、最朦胧的现象，是可以尽可能明确、简单、含义清晰的词汇娓娓道来的。

看滢莹的小说，对我这个专门学哲学的，也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思绪，思维伴随着她淌淌流动的文字而波动。在作品中，她始终是冷静的，时而流露出快乐和忧伤，我也随着她的快乐而快乐，伴着她的忧伤而忧伤。她未直面爱情，潜藏深层的缠绵与悱恻、快乐与忧伤一起流入读者的心田。真心希望读她小说的人突破囚笼，接受更多的蓝天与阳光，更加珍惜生活中的快乐和真情。

叔本华赞叹道：“上帝，你是如此奇妙。”感谢神奇的上帝，赋予了滢莹外貌和才气的和谐的统一。滢莹太需要绿意了，也太需要阳光了，因为，在她所有作品里，灰色调子似乎重了些，悲凉的氛围似乎也太浓了，理性剖析之冷厉也超乎她 20 岁的年龄。而绿意飞扬的《日夜守望》和散射阳光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写得恰恰是最为单薄而孱弱的。

滢莹今后还会写的，这本小书的出版，只是载着她的童年和校园生活，载着青春女孩的一朵白云、一片蓝天和微风送来的一瓣花香。这里，我却还在期盼着有一天，滢莹随着阅历的增长，拥有更广的原野和一湾碧水、一路青山的时候，我再提笔为序，只是很难写好，想来不免黯然。



目 录

1. 囚 鸟	1
2. 对镜起舞	120
3. 日夜守望	147
4. 一种声音	150
5. 考 试	158
6. 散步2000	168
7. 幽灵目击	173
8. 小木匠李保佑	179
9. 那一日，我是蚁王	186
10. 为爱情而故事	190
11. 奔跑在城市丛林中的猪	195
12. 鲫鱼过江	206
13. 冷 宫	215
14.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240
15. 跋 权作与朱滢莹和她的同学聊天	282



② 鸟

1

拣到那本日记之前，马吹一直在漫无边际地游荡。

游荡这个词是他的救命稻草。他每天在校园里什么都不做地做着什么，依靠着虚无减轻着虚无对他的重压。他不知他想要什么，奖学金？出名？女朋友？博学？或则更为实际，吃好、睡好、玩好？这些比他的虚无还没有重量，却又重有千钧，让他想一想就喘不上来气。于是他便开始游荡。旷课出去是肉体的游荡，而坐在课堂上发呆是精神的游荡。总之，游荡让他舒服，让他有安全感，让他有活下去的力量。

大学同他想的不一樣。大学是过日子的地方，吃喝拉撒洗洗涮涮，让他不胜其力。上了大学后的他也同他想的不一樣。他不但鄙弃玩得不着四六的新新人类，也鄙弃天天对着



墙练外语的好学生。他在夹缝中，他被抛弃了。于是他更努力地游荡，世界是他的旷野，他没有方向地兜着圈子，脑子里空空如也却又思绪如麻。他知道他陷入了一个很哲学的挣扎中，他没有办法。

马吹当年要考这所大学时，首先看上的是它的校徽，振翅欲飞的鹰眼中闪着大学校名的简称。这的确是一所一流得敢制作这种校徽的高校。马吹受不了这种一流的蛊惑。看到那鹰，他就能看到父亲在邻里面前挺得很直的老脊背，看到母亲满足的微笑。最少也对得起高三这一年的心血。鹰飞来了。可惜，一栏“服从调剂”，分不够高的马吹就被吹进了思政系（后来，老爸凭着老脸和老同学的关系才把马吹换进中文系）。

这个结果让马吹最铁的哥们儿大洋笑岔了气儿，虽然大洋那年又没考上大学。大洋又复读了一年，终于在临考前三个月时翻然大悟，把一桌子书装了箱，晃晃悠悠哼着“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学开车去了。当大洋学会开车并到马吹上学的城市投奔了舅舅、当了出租司机后，马吹问他，你不再考了？大洋把脸转向他的红色夏利说：那我就是自个儿整自个儿。当时马吹无限遗憾地在心里叹了口气，现在他一想起来就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大的白痴。

拣到那本日记之前，马吹总是靠在心里练习喊“闭馆了”来打发在图书馆的时光。如果不是老爸生病、大哥生意不顺、大嫂又下岗，他是不会在校内打工的。他花钱并不多，除了偶尔和大洋喝喝酒，也没什么额外的花销，吃喝玩乐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就像他的生存。

看图书馆的自习室，工作很简单，只需按时开门、及时清扫、管好图书、到时喊“闭馆了——”，每周三次，每次只叫一声。而马吹得模拟数十遍。他想让这句话喊得有底气且不动声色。而每遍的实际效果都让他从四壁的回音中感到涩涩的。尽管没有人注意他，他还是有极大的失败感。他只能在自己面前证明自己的存在，却也如此尴尬，他无法忍受。

终于，马吹发现他只是一个道具。时间指向十点半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陆陆续续无声地散去，他那声“闭馆了”出不出口都无区别。有时分针刚指到20，自习室里就已经只剩他独对灯影，他默默地盯着墙上的石英钟，听着那与心跳同步的音响，觉得自己又被遗弃了。其实也谈不上遗弃，他本就不属于他们，他谁也不是。于是马吹不再在意“闭馆了”被他喊得有多傻，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练就了一种冷漠庄严又随意的声调，越来越配得上这份工作的色调。

叔本华们在脑子里形而上地打架终究是件很累的事，马吹慢慢发现，图书馆里唯一能给他乐趣的是那些在自习室里闪闪驻驻的背影。

不知有没有人专门研究女子的背影，反正马吹是个专家。至少他能够从她们的背影判断出她们的届别和系别。马吹的学校对学生使用的文件夹有统一规定，要在标签上写明专业和姓名。这让马吹的猜测有了验证的机会。他总在做出一次猜测之后装作不经意地踱到她们附近，凭着他足可以考上飞行员的视力迅速一瞥，时间越久他的正确率越高。这让他很是得意。

大多数的时候他只是看看，他从没有一见钟情的癖好。



只有一次，一个女孩极其清丽窈窕的背影在起身的一刹让昏昏欲睡的马吹腾地站起身，一脸的惊艳，他抬腕迅速地看看表，心急如焚地望着那白色的背影倏而远逝，在她踏出大门的前一秒突然大叫了一声：“还有一个小时闭馆！”女孩并未回头，倒是剩下的人纷纷抬头向马吹投去陌生而莫名的一瞥。

此后女孩在马吹面前以这美奂绝伦的后背晃了近一个月，让马吹时常魂不守舍。其实马吹的魂不守舍单纯之至，只是想看看她的正脸。在马吹拣到日记的前不久，她终于有了一个娇笑的转脸，那晚回到宿舍他就没头没脑地拨电话给赵南说：我可是明白了，天使的后背总是预见着魔鬼的面孔！幸好我不戴眼镜，要不今儿防弹玻璃也得跌碎。赵南只是笑笑，也不多问他。

认识赵南已经不知多久，他都已经记不得初识的场景。仿佛自他活泼泼地存在，她就驻立在他生命的一隅，永远都那副变幻莫测的表情，熟悉得让马吹对她早已忘形。赵南的高矮胖瘦被人问起时，马吹总是支吾得难堪。她就像一束幽灵，时不时变一张脸游移到离马吹海岸线极近的地方，人鱼一般怪啸一声。马吹记得有一次赵南突然在他的校园里出现，猝不及防地站到了他面前。他问，出事了么？赵南只是笑笑，说来看看他而已，转身就走了。马吹追都追不上。三小时的路途，到了只有两句对话。还有一次，赵南在公共汽车上装作不认识马吹，让马吹都以为自己确实认错了人，下车时她突然转脸对马吹说，嘿，股票要跌了，快抛啊。她的捉摸不定让马吹始终站在原地，既不靠近又无法离开。

马吹不知自己的违背时尚的不谈恋爱是不是与赵南有

关，他懒得多想，是又怎么样呢？是不是对他都一样。

马吹时常想，倘若那天他不照例旷董禾泽的文学创作课，他现在的命运会如何。他知道这一切已经无法用“倘若”推掉。这个“倘若”之后还有一系列“倘若”（倘若他只是躺在床上做精神游荡，倘若他不在杂草丛中追那只傻里傻气的蝴蝶，倘若他不把那只木匣子从土里刨出来，倘若他不打开……），都由于他是马吹而必然得不可避免。

他不可能不好奇，栗冉的印章在日记的扉页上。倘若她是陈年旧迹也就罢了，可栗冉是马吹的同班同学，刚在半个月前自杀，而且未留只言片语。

这所学校已经很多年没有学生自杀了。栗冉打破了近年来零的记录。她死之前是中文系团总支书记、文学社社长、校刊主编，即将出版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集，即将入党。栗冉在同学中的口碑极好，上到刚毕业的师哥师姐，下至大一的师弟师妹，提到栗冉的为人都是一派赞许，都说她谦和、真诚，还有着儒雅的古道热肠。她死得让全校极为震惊，毫无先兆使得她的朋友们在她死后第三天才聚在一起抱头痛哭。那天晚上，操场的看台上点了近百支白蜡烛，吉他和口琴一直呜咽到熄灯。

马吹那时也在人群中，虽无泪却有淡淡的哀和惑。那时他脑子里只有一副场景，大二全校运动会他报了三千米，那天天公不做美，比赛才进行了不到一圈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马吹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跑完全程。就在他犹豫的片刻，栗冉举着伞冲了上来，她自己在雨雾里璨笑着，对马吹说，你跑多久，我给你打多久。大雨中栗冉的璨笑照出一片